

著名學文國合聯

人的服克能不

譯等俠秀祝 子蓬



刊店書流鉄

著名學文國台聯

人的服克能不

譯時伏丹統 子連



恒店書流鐵

不能克服的人

蓬子等譯

鐵流書店刊

『不能克服的人』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實價

譯者：蓬子譯

裝幀者：錢君匋

發行者：鐵流書店

出版者：鐵流書店

國際書報社

五洲書報社

代售者：中國雜誌公司

勵力出版社

暨各大書局

目次

不能克服的人.....	蓬子譯	一
都德原著		
最後一課.....	胡適譯	八
莫泊桑原著		
二漁夫.....	胡適譯	三
巴比塞原著		
教師.....	祝秀俠譯	二二
比耳 路易原著		
絕望女.....	徐霞村譯	二八

法朗士原著

正當慈善

徐霞村譯 三六

羅曼羅蘭原著

反抗

黎烈文譯 四四

巴爾扎克原著

無神者之撒彌

徐霞村譯 五八

莫泊桑原著

小花臉

李青崖譯 八三

T·雷米原著

決心

世彌譯 九三

路易·菲力普原著

小狗

查士驥譯 一〇〇

不能克服的人

巴比塞原著 蓬子譯

我知道那發生在羅馬尼亞的牢獄裏，那些活的墳場裏的事情的。我有意上羅馬尼亞去找出來。我和囚犯們談過話，而且得到了他們底信件；在羅馬尼亞和別的地方，我曾經和那些從道夫推那琪，范喀萊斯蒂等地方的牢獄裏逃出來的人們談過話，許多政治犯，因為布爾雪維主義的嫌疑而定了罪或幽禁在那裏的，逐漸地都給磨折死了。

許多幽禁的不能否認的事實圍得我水洩不通，大聲發出了一種類似痛苦的聲音的聲音。

今天我願意放出一點小小的光明在這類事情之一的上面——在一個人，一件事實的上面。

C布君是羅馬尼亞的一個律師，他是表同情於俄國的。尤其是——而且這也是他的最大的罪狀——他曾做過萊珂夫斯基的書記。他曾經反對比薩拉比亞的歸併的。關於這事件，至少可以說，這是構成一種空前的國際侵略的行爲，一種對於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利底無恥的挑戰。

布君被幽囚在道夫推那的牢獄裏。到現在已經六年了。長長的六年，他永遠地負着鐵鎖，幽禁在一個小小的圉圍裏，那裏有一張床給他趺臥的，他底手和足已經給鐵的重擔磨折壞了。他吃食和睡覺都在那裏的。在一手的距離之內，有一個罐。這就是一個圉圍裏的唯一的器具了，七十四個月以來，他不曾一次離開過這圉圍。

絕對的祕密圍着他，緊緊地封住他了。不僅不准他接一個客人，從入獄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會再看到一個人類的面孔，再聽到一個人的聲音了。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的，因為他被囚在絕對的黑暗裏。這個四壁光光的保險箱裏是沒有絲毫光線的。每天一次，當獄卒拉回了地牢底沉重的滑門，從一個格子遞進來，把一回討厭的羹湯放在他身旁，這時候假使他看到了獄卒底手臂，他是造化好的。

最初，受了人類的本能底拚命的刺激，他打算和這位獄卒談談話，聽聽他底聲音。結果是徒然吧。

了。羅馬尼亞的專制政治底命令是如此的，不准一個人和布君說話。

要想動手把這個會將一個活人變成了一個死屍的，而且將還活着的他交給了坟墓的可怕的痛苦來減輕，結果也祇是徒然吧了。羅馬尼亞的專制政治永遠不肯做一點減輕這個報復的刑罰的好事的。不管蘇俄的表示，羅馬尼亞永遠不肯答應將布君和別的囚犯們交換的。

可是，仍舊有了那麼的一天，布君是被人看見，和他說話了，而且他是回答着。

流言傳來，說他已經死了；於是又來了一個新的流言，說他已經發狂了。我親眼看到那一封悲傷的信，道夫推那的老囚犯寫出來的，說怎樣在夜間……有時，當天氣平靜的時候……可以聽得曲調和歌唱底淒迷的聲音，從地下歎息着傳出來；這就是布君。

一個名叫列奴忒柴，菲立波未希的青年女王，決定冒了一切危險去看他，好明白他到底變成怎樣一個人了。

一件偶然的事情給予她一個剖白的機會。當那稱爲『三百個人的審判』的政治審判的時候，檢察官曾經宣稱僅僅十八歲的列奴忒柴是布君的情婦。這是假的，但這位青年婦人却想利用這一

個機會了。她一直上羅馬尼亞的公安局去見高等裁判官。他是負責彈壓共產黨人的——那個樣子很陰險的蘭修拉斯庫，鎮壓「共產黨團的領袖」。

她對他說，「他們說布君是死了。」

「那是不確的。」蘭修拉斯庫回答，「他是活着。」

列奴忒柴勇敢地吐出她底懇求來：「你知道的，他是我的情人。我願意明白他到底是否還在人間。」

這位裁判官朝轉了背，因為他會有過了特別命令，不准這位囚犯和活人見面的。

列奴忒柴拚命地催請着她底案情。帶了恐嚇的聲音，她說要造成了一種公開的辱罵；以後，她打算哀求，在這位怪物面前跪了下來，並且哭泣着了。於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經過長久的躊躇之後，爲了某種理由（然決不是爲了可憐），這位高等裁判官變過顏色來了。他加思議的說：「你去看他吧，見你的鬼！准你三分鐘談話。」

她拿着一張開鎖與開門梢的公文，走進了一條長而黑暗的甬道，砭骨的冷風從那裏的牆壁上流出來。獄卒站住在這條無盡頭的甬道裏，鎖匙在鎖裏吱咯的響，於是地牢底門滑了回去，鐵欄柵打

開了。從這些鐵欄柵裏，她終於看清楚了他底衣服是破爛的，他底鬍鬚已經長得很長。他是蹣跚在他的木床上面，列奴忒柴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在開門的時候從這黑暗的甬道裏漏到那圍圍裏去的微光。暈眩着他底眼睛有如太陽。

囚犯底面孔顯着一副野蠻的樣子。顯然的，這已不是一個平常的人了；六年痛苦在黑暗中，已經瓦解了他底心神。由於一個衝動吧，列奴忒柴伸出她底手兒，伸進欄柵去給他握，然而被獄卒猛力拉回她了。她在那裏站了幾分鐘，說不出話也叫不出聲音來。

但她終於說：

『布君同志，我在我們的朋友們的名義之下來問候你的。』

聽到了這聲音，在這位囚犯的身體裏，在他的內心裏，有一種東西在解體了。一縷清明的閃光穿過他，於是他，以一個微弱的而且瀕死的，然而十分清楚的聲音，也說話了。他所表白的是一個偉大的思想，這思想，在那圍困着他的死一般的無知覺之間，窮年累月地煩擾過他來。他沒有說到他自己，也沒有說到朋友們或親屬們。他祇說一件重大的事情。他說的祇是：

『在俄羅斯，*Bolshevists* 依舊得勢嗎？』

『是的！』她叫道。

但看守的人粗暴地打斷了他們：

『不許談到政治，你們明白吧！』

沉默着。

她終於問：『布君同志，你不需要什麼嗎？』

『不，』他說：『然而我此刻是幸福的。』

他們互相說了再會，她帶了那她希望可以給他的書籍和食物，走開了。她不能破壞那個有力的法律的，無論是誰送給布君的，什麼東西都不准他接受。

這些事情發生並不很久。它們不僅對於那些目下統治着大民族，而且默認或同意別的執政者們的人們，射出了一縷眩目的光線；它們也給了我們一線鐵的定理底光芒，那光是永生在受難者們，甚至那些頂受摧殘，頂受鞭撻，落在被那粗暴的『譽論』所不屑留意的深底去的人們，底心裏的。

信仰，是比一切痛苦都更強烈，比疾病都更強烈，比瘋狂都更強烈的，是持續着，而且栽培在世上唯一的自由的種族裏，在它的極頂的理想上面。

最後一課

都 德原著 胡適譯

這一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却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

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開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着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着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可怪的，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可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却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着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端端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普國京城）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和娜戀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

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受了雷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還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會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的很……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得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着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看，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先生說完

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着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音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樣子櫪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去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真替他難受。先生却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做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了，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戴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拚那 *ba, be, bi, bo, bu, (巴, 卑, 比, 波, 布)*。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